

# 固原历代碑刻选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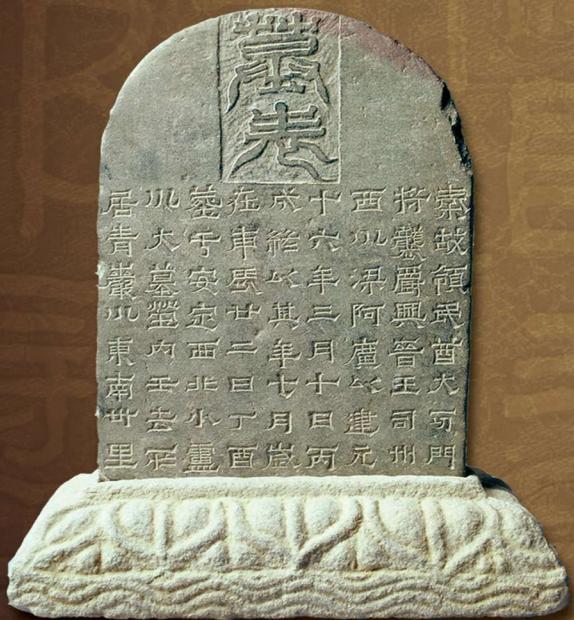
GUYUAN LIDAI BEIKE XUANBIAN

碑

刻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载体，包括碑、建筑刻石、摩崖刻石、墓志等，是以雕刻为表现手段的造型艺术，是综合雕刻、书法、文学、历史，集实用性、观赏性与文献性一体的艺术作品。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碑刻是一座丰硕的文化宝藏。无论是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碑记，还是政府要事的勒石，或是芸芸众生的墓志铭，都记下了民族的兴衰和历史的沧桑，也反映了区域社会历史的变迁和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

宁夏固原博物馆 ○ 编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宁夏人民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固原历代碑刻选编 / 宁夏固原博物馆编. —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  
2010.4

ISBN 978-7-227-04479-6

I . ①固… II . ①宁… III . ①碑刻—汇编—固原地区—380~1939  
IV. ①K87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69453号

## 固原历代碑刻选编

宁夏固原博物馆 编

特邀审稿 钟侃 方建春

特邀编审 龙城顺

摄影 程云霞 边东冬

责任编辑 吕棟

封面设计 晨皓

责任印制 霍珊珊

黄河出版传媒集团 出版发行  
宁夏人民出版社

地址 银川市北京东路139号出版大厦 (750001)

网址 www.nxcbn.com

网上书店 www.hh-book.com

电子信箱 nxhhsz@yahoo.cn

邮购电话 0951-5044614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宁夏雅昌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

开本 880mm×1230mm 1/16

印张 18.75

字数 320千

印刷委托书号 (宁)0002894

印数 1150册

版次 2010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227-04479-6/K·569

---

定价 306.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序一

陶雨芳（宁夏文化厅副厅长）

碑刻被称为“民间的历史档案馆”，是补史证史的第一手资料，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但由于碑刻的特殊性，保护起来十分困难。有学者提出了保护碑刻的四条基本原则：原地保护为最佳；集中管理为其次；搜集整理为必需；依旧立新为创举。在无法原地保护的情况下，集中起来管理保护是较好的方法，而搜集整理历代碑刻并将其编撰成册则是碑刻保护的一项必须的工作。

固原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境内四县一区存有大量有一定价值的历代碑刻。有些重要碑刻已得到了较好的保护，有的则长期暴露在风雨侵蚀之中，日渐风化剥落，也有的人为破坏严重。而且这些碑刻散布于各地，找寻起来比较困难，也不便于人们查阅、研究和利用。固原博物馆和各县区文物管理部门长期以来致力于碑刻的收集和保护，将它们集中起来统一管理，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在此基础上，固原博物馆的同志们将各县区的重要碑刻集中收录起来并编撰成书，这样既能长久有效地保存这些碑刻的档案资料，使之能得以传承久远，又为碑刻研究者和爱好者们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固原历代碑刻选编》的出版，做了一件功在千秋、利在当代的大好事。

《固原历代碑刻选编》选录了自前秦建元十六年（380年）至1939年一千多年间80篇重要碑记资料，内容较为丰富，承载着大量信息，涉及固原历史沿革、建制变迁、交通建设、文化教育、民情风俗、名胜古迹、历史人物等各个方面。透过这些碑文记载，可窥见固原历史风貌之一斑。

《固原历代碑刻选编》有三个特色。

其一，材料收集全面。碑刻文献材料的零星、散碎，不易获得，一直是制约对其进行研究与利用的瓶颈。本书编者通过多种渠道，全面搜集前秦以来固原各个时期的碑刻，包括已公布的所有图版，亦有部分属于首次刊布。除固原四县一区的碑刻外，曾是固原辖区的海原县部分碑刻，甚至青铜峡等地有关固原籍名人董福祥的碑刻也一并收录，以体现其全面性。

其二，体例科学严谨。该书借鉴了其他地方编著碑刻的经验，吸收了已有的编撰成果。著录的所有碑刻，一律按朝代先后排列。同一朝代者，则以刻碑年代为序。碑刻本身虽无具体年月提示，而根据内容可考知者，放到相应的年代。所有无具体年月者，放在同一朝代相应的碑刻之后。书前有图版目录，检索极为方便。

所收碑铭以繁体录文，对碑铭中的异体字、古体字、假借字、俗讹字等依样照录，以保持原貌；原刻中的衍文、脱文、倒文等能考辨者一一改正，不能考辨者均保持原貌，未予改正。对残损严重，文字无法缀读成句的碑刻，依残存现状录文，不作断句。碑刻录文与原碑照片或拓片图版放在一处，同时刊出，便于比勘复核。每一种碑刻都在碑铭正文之前注明主要资料来源，并扼要介绍碑刻的质地、形制、尺寸、书体等。这对于“考镜源流，辨章学术”，意义重大。

其三，地域特色鲜明。《固原历代碑刻》地域特色鲜明，全面展示了固原千余年的历史文化，收录了大量记录政治、经济、教育、宗族、社会等各方面情况的碑刻。如前秦梁阿广墓志，不仅是宁夏境内发现最早的墓志，也是目前全国发现较早的墓志之一，对于确定此一时期的固原历史状况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固原南郊隋唐墓地出土的“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姓家族墓志对于确定主人身份意义重大，是我国首次发现的唐代粟特人墓地，对于我们了解固原在魏晋隋唐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地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重修朝那湫龙神庙碑对于了解元代固原开成州政治、军事、经济、宗教等具有重要意义。其他如墓地契约碑、地券碑、讲经碑、功德记碑、地震碑、修城碑、修路碑等对于了解固原历史文化均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谨以为序。

2009年9月

使人感到欣慰的是，宁夏固原博物馆诸位同仁在鉴于往昔，弥补于未来，将固原地区现存的墓志、碑刻 80 余方（件）汇集整理，使其不再遭致损毁流失之命运，诚然是一件保护珍贵文化遗产之善举。这 80 余方的墓志、碑刻中，早者有前秦建元十六年（380 年）兴晋王梁阿广之“墓表”者似曾未见，足见其珍贵。新出北周柱国大将军田弘墓志，与前述已失原碑的瘐信所撰《周柱国大将军纥干弘神道碑》文对照阅读，再一次感受瘐信文章之华美。新出隋、唐粟特后裔史氏家族之多方墓志，集我国“昭武九姓”墓志之大成，其他各地无出其右。宋元祐六年（1091 年）董怀睿墓志所述“国朝元丰四年，兴师灵武。每率军须，未闻少有难色”，考之《宋史》，宋元丰四年（1081 年）北宋五路大军进讨西夏的壮观场景得以再现。元元统三年（1335 年）重修朝那湫龙神庙碑，“开城州东北距三十五里，有湫曰朝那……考之传记，春秋时秦人沮楚之文，投是湫也”等文字，是使妄说者蒙羞。北魏景明三年（502 年）贞标墓志、清光绪元年擅长金石学的吴大澂《三关口修路碑记》等，文字之精美，是以使当今书法家高山仰止。仔细检阅，有重大价值者，当不下以上所举区区几例。

墓志、碑刻之价值表现，并不在其鸿篇巨制。寥寥数字，只语片言，于史于事，亦弥足珍贵。以此视之，须弥山石窟内的“大中三年”“绍圣四年三月二十三日收复陇干姚雄”等题刻和新获的朝那湫碑残片，未能收入此书。或许编者出于时间匆促未能顾及，或许疏漏所致，都应该说是美中不足。但就总的而言，仍瑕不掩瑜，只是出于更为完美的希望和企求而已。

2009 年 9 月

## 前　　言

韩　彬（宁夏固原博物馆党支部书记 副馆长）

我馆继200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之际《固原铜镜》出版之后，2009年经专业人员共同努力编辑的《固原历代碑刻选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时又要付梓出版了，备感欣慰。我想在这里为本馆专业人员以及全馆职工写几句话，对他们多年来为固原乃至宁夏文博事业所做的辛勤工作鼓鼓劲。

碑刻是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载体，包括碑、建筑刻石、摩崖刻石、墓志等，是以雕刻为表现手段的造型艺术，是综合雕刻、书法、文学、历史，集实用性、观赏性、文献性于一体的艺术作品。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碑刻是一座丰硕的文化宝藏。无论是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碑记，还是政府要事的勒石，或是芸芸众生的墓志铭，都记下了民族的兴衰和历史的沧桑，也反映了区域社会历史的变迁和普通民众的社会生活。

愚以为碑刻资料至少有如下三个作用。

第一，碑刻资料既反映国家制度与政治变动，也反映区域社会历史和民间生活，特别是老百姓的生活。碑刻资料既有对历朝重大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等活动的记载，也有对地方重要人物和重要事件的描述，而更多的则是正史和地方史无法也不愿记载的，它们大多不是名家手迹，记载的多是民间生活，描绘了一幅幅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画面。

第二，碑刻资料可纠史书之谬误，补载籍之缺佚。宋人赵明诚《金石录序》说：“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辞当时所立，可信不疑。”诚然，碑铭为时人所作，必然可信。碑刻资料是传世文献之外的史书、民间的历史档案馆，具体、详备而真实地记载了当时的历史事实，成为补史证史的第一手资料，弥足珍贵。

第三，碑刻资料也反映了中国书法演变发展的前进足迹。从先秦的《石鼓文》大篆，到秦代的《泰山刻石碑》小篆；从汉代《乙瑛碑》《曹全碑》《张迁碑》的隶书，中经晋《爨宝子碑》隶楷间书体、北朝《郑文公碑》的魏碑体，至隋代《龙藏寺碑》，唐代《九成宫碑》《多宝塔碑》《玄秘塔碑》等诸碑的楷书，可清晰看到我国文字、书体的演变和发展历程。

正由于此，各地搜集、整理碑刻资料蔚然成风，以使碑刻继续“垂名迹于不朽”。

《固原历代碑刻选编》就是对固原境内现藏历代碑刻的搜集、整理与汇编。

固原，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积淀，更有着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厚重的历史在这片热土上绽放着璀璨的光芒。《诗经·小雅·六月》以诗的形式叙述了周宣王时大原发生的一场战争，大原即今日的固原，随后这里便纳入了周的版图。蜿蜒起伏的战国秦长城、汉代的重要关隘——萧关、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辉煌遗迹——须弥山石窟等近20座大大小小的石窟寺、宋夏之间著名的战役——好水川古战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避暑圣地——六盘山凉殿峡、元开城安王府遗址、始筑于汉代的高平第一城暨明代修筑的闻名遐迩的砖包城——固原古城墙、清代的文澜阁等等，它们都是固原悠久历史的佐证。固原，文物古迹众多、名胜星罗棋布，1981年发掘的北魏墓，出土的漆棺画、波斯银币；1983年发掘的北周李贤墓，出土的波斯萨珊王朝的镏金银壶、凸钉装饰玻璃碗震惊中外；随后在固原南郊隋唐墓地上发掘的一批“昭武九姓”之一的史姓粟特人贵族墓葬，更是让国内外考古学界刮目相看。一件件历史文物的传承、收藏与整理，一座座古代墓葬的发现、发掘与保护，使固原这座西北历史文化名城焕发出了昔日的荣光。在固原博物馆灿烂夺目的馆藏文物中，有一合合或高大或矮小、或圆或方的刻有文字的石碑，它承载的文字不仅具有书法艺术性，它书写的内容更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这就是历代碑刻。

固原历代碑刻地方特色鲜明，具有一定的文献学意义和研究价值，特别是墓志在其中占居主导地位。随着地方历史、地理研究的不断深入，碑刻的史料价值也日益凸现，为了便于学界检阅研究，我们组织馆内专业人员，从固原市五县（区）文博单位现存的碑刻中，经过重新搜集、整理，以图文并茂的形式，汇编集成《固原历代碑刻选编》一书，使文物及文史研究者对固原的古代碑刻有一个较为全面、系统的了解和掌握，同时也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可供参阅的文史资料，我们也算做了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固原历代碑刻选编》将固原现存历代碑刻作了系统整理，力求全面反映固原地区的碑刻全貌，并从他地编著的碑刻中总结教训，不作零敲碎打，而要努力编集成一本大型的、从古代到近代的碑刻集。全方位地搜罗，既重视前人文献中的碑刻记载和已成拓片的成果，更注重新资料的补充和发掘。除按时代顺序对固原各个时期文物考古和碑刻简略叙述介绍外，重点选录

了上迄前秦建元十六年（380年），下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时间跨度1600多年的80帧重要碑记资料。书中碑刻主要是历代政治、军事人物的墓志、墓碑和一些形胜古迹如筑城修路、立寺建庙落成或竣工时的碑记，这些碑刻都程度不同地包含有当时那个朝代的大量信息，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历朝历代固原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各个方面的情况都具有很高的文献参考价值。其中代表性的碑刻有北周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原州刺史李贤墓志，北周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原州刺史田弘墓志，隋正议大夫、右领军、骠骑将军史勿射墓志，唐平凉郡都尉、骠骑将军史索岩墓志等。除了史书记载和考古发现外，境内还有许多有一定价值的碑刻，如宋代靖康铁钟铭文，元代开城墓地及碑刻，清代《重修固原州城碑记》以及由晚清著名学者吴大澂书写的《三关口修路碑》等。这些碑刻文字优美、内容丰富，有的还配以精美的雕饰图案，兼具学术研究性和书法艺术性，它们都是我国文化遗产中的瑰宝。把这些宝贵的碑刻集成一册、付诸出版是我们文博人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们继承发扬、推陈出新祖国优秀文化的一个有益尝试。

《固原历代碑刻选编》亦为固原区域史、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史料，在学术研究领域起到了存学、励学的作用。《固原历代碑刻选编》把两千余年来固原历史文化碑刻资料公之于世，是为社会做了一件大好事，具有开创性，使固原碑刻超出了少数人的范围而被广大的研究者所知。学者们如果探赜索隐，认真研读，定会补正史和方志之不足而大有收益。《固原历代碑刻选编》的出版，不但是对前人的尊重，也是对后人的奉献。我相信随着碑刻材料的公布，将会有更多的研究成果不断推出。

本书在整理、汇编过程中，倾注了工作人员的大量心血，由于专业性较强，对每一帧碑刻都需要认真核对、校勘，以避免不必要的谬误，参与工作的每一个同志都能恪尽职守、一丝不苟，敬业精神令人感佩，在此，我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我们的整理、汇编工作因为时间紧张和经验不足，一定还有不少缺点甚至错误，期望能够得到学界有关专家和读者朋友们的批评指正。

2009年9月

# 目 录

前言  
序一  
序二

韩彬

陶雨芳

钟侃

## 固原文物考古与碑刻述略

冯国富

一、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	〇〇一
二、商周时期文物考古·····	〇〇二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文物考古与发现·····	〇〇四
四、秦汉时期的文物考古·····	〇〇五
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物考古与碑刻·····	〇〇七
六、隋唐时期的文物考古与石刻艺术·····	〇一〇
七、宋、金、西夏时期的文物考古与碑（砖）刻·····	〇一〇
八、元、明、清时期的文物考古与碑刻·····	〇一二

## 《重修固原州城碑记》及其作者那彦成

程云霞

〇五九

〇四四

〇三七

〇二五

〇一〇

〇〇七

〇〇五

〇〇四

## 北宋

	明	元	金	宋
一九	北宋 张文仙墓地契约碑 天禧元年（一〇一七年）			一一一
二〇	北宋 东山寨修城记 天圣五年（一〇二七年）			一一一
二一	北宋 康定铭文砖 康定元年（一〇四一年）			一一一
二二	北宋 墓地契约砖（虎户仇绪） 庆历三年（一〇四三年）			一一一
二三	北宋 故董府君（怀睿）墓志铭 元祐六年（一〇九一年）			一一一
二四	北宋 赵氏府君地券碑 崇宁四年（一一〇五年）			一二二
二五	北宋 王普墓志 大观元年（一一〇七年）			一二四
二六	北宋 讲经碑记 宣和五年（一一二三年）			一二五
二七	北宋 金安藏功德记碑 大定十二年（一一七二年）			一二五
二八	元 沈氏（妙清）墓买地券 至大三年（一三一〇年）			一二七
二九	元 陈子玉墓买地券 延祐六年（一三一九年）			一二九
三〇	元 重修英济王庙碑记 元统二年（一三三四年）			一二九
三一	元 重修朝那湫龙神庙碑 元统三年（一三三五年）			一二九
三二	明 敕命之宝碑 正统十年（一四五五年）			一二九
三三	明 圆光碑记 正统十年（一四五五年）			一二九
三四	明 重修镇戎城碑记 景泰二年（一四五一年）			一二九
三五	明 中顺大夫齐公（礼）墓志铭 天顺四年（一四六〇年）			一二九
三六	明 敕赐圆光碑 成化四年（一四六八年）			一二九
三七	明 敕赐禅林碑 成化四年（一四六八年）			一二九
三八	明 重修圆光寺大佛楼记 成化十二年（一四七六年）			一二九
三九	明 石佛寺碑 成化十五年（一四七九年）			一二九

固原文物考古与碑刻图版

隋		北周	西魏	北魏	前秦
二	北魏	充岐泾三州刺史新安子负世（标）墓志铭	景明三年（五〇二年）	○六六	一 前秦
三	西魏	原州刺史李贤之妻魏故李氏吴郡君（辉）墓志铭	大统十三年（五四七年）	○六八	二 北魏
四	北周	故大将军大都督原盐灵会交五州诸军事原州刺史槃头郡开国襄公（宇文猛）墓志铭	保定五年（五六五年）	○七〇	三 西魏
五	北周	使持节柱国大将军大都督原泾秦河渭夏陇成幽灵十州诸军事原州刺史河西公（李贤）墓志铭	天和四年（五六九年）	○七三	四 北魏
六	北周	秦阳郡守大利稽冒頓墓志铭	建德元年（五七二年）	○七六	五 北周
七	北周	使持节少师柱国大将军大都督襄州总管襄州刺史故雁门公（田弘）墓志铭（一）	建德四年（五七五年）	○七八	六 北周
八	隋	柱国大将军田弘神道碑文（瘐信撰——《宣统固原州志》）（二）	建德四年（五七五年）	○八一	七 北周
九	隋	原州平高县故孝令穆铭（墓砖）	开皇二年（五八一年）	○八三	八 隋
一〇	隋	平高县令阎府君（显）墓志铭	开皇三年（五八三年）	○八四	九 隋
一一	唐	正议大夫右领军骠骑将军故史府君（射勿）之墓志	大业六年（六一〇年）	○八六	一〇 隋
一二	唐	故朝请大夫平凉郡都尉史公（索岩）墓志铭	显庆元年（六五六六年）	○八九	一一 唐
一三	唐	故左亲卫史公（道洛）之墓志铭	显庆三年（六五八年）	○九二	一二 唐
一四	唐	故司驭寺右十七监史公（铁棒）墓志铭	咸亨元年（六七〇年）	○九八	一四 唐
一五	唐	故平凉郡都尉史公（索岩）夫人安氏（娘）墓志铭	龙朔元年—麟德元年（六六一年—六六四年）	○九五	一五 唐
一六	唐	故给事郎兰池正监史府君（道德）墓志铭	仪凤三年（六七八年）	一〇一	一六 唐
一七	武周	故游击将军虢州刺史直中书省史公（河耽）墓志铭	咸亨元年（六七〇年）	一〇四	一七 武周
一八	武周	故处士梁府君（元珍）墓志铭	圣历二年（六九九年）	一〇七	一八 武周
一九	武周	故将仕郎上柱国清河张府君（知运）之墓志	武周（六五八年—七〇四年）	一〇八	二〇 前秦

六一	清 董福祥继母诰封碑	光绪五年（一八七九年）	二二三
六二	清 关帝庙碑记	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	二二四
六三	清 昭忠祠匾额	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	二二七
六四	清 建修昭忠祠碑记	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	二二八
六五	清 昭忠祠题名碑记	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	二二九
六六	清 豁免派买粮德政碑	光绪十七年（一八九一年）	二三〇
六七	清 固原州五原书院碑记	光绪十八年（一八九二年）	二三一
六八	清 董福祥母亲陈太夫人之墓碑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	二三二
六九	清 光禄大夫建威将军董公（世猷）之墓碑	光绪三十三年（一九〇七年）	二三三
七〇	清 董公（福祥）墓志铭（早年拓片）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	二三〇
七一	清 董少保（福祥）故里碑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	二三一
七二	清 董少保（福祥）神道碑	光绪三十四年（一九〇八年）	二三二
七三	清 万佛阁碑记	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	二三三
七四	清 清阁碑	·	二三四
七五	清 竹画藏诗碑	·	二三五
七六	民国 重修固原县四川会馆乐楼门坊记	民国九年（一九一九年）	二三六
七七	民国 海故排长葆荣纪念碑	民国十七年（一九二八年）	二三七
七八	民国 重修东岳庙碑记	民国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年）	二三八
七九	民国 甘肃省第二区保安第一大队第一中队队长在德王公（思举）德政碑	民国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	二三九
八〇	读道德经诗碑	·	二四〇

清

四〇	明	固原州增修庙学之记（王恕撰）	弘治十八年（一五〇五年）	一五七
四一	明	金兴定三年地震碑记	嘉靖十年（一五三一年）	一六〇
四二	明	故武略将军固原千户张公（鍊）墓志之铭	万历六年（一五七八年）	一六二
四三	明	恭人高母王氏合葬墓志铭	万历八年（一五八〇年）	一六五
四四	明	奉直大夫王公（道济）既配宜人张氏合葬墓志铭	万历壬寅（一六〇一年）	一六八
四五	明	将仕郎夏资式邑少尹桂庵齐公（登科）墓圹	万历四十二年（一六一四年）	一七〇
四六	明	武略将军近池卢公（应蛟）墓志铭	天启四年（一六二四年）	一七三
四七	明	兵部尚书石茂华立石碑（落款）	明代	一七六
四八	明	皇明登仕郎养吾王公（国寄）暨配孺人董氏合葬墓志铭	崇祯七年（一六三四年）	一七八
四九	清	诰封骠骑将军龙泉曹公（进安）墓志铭	顺治九年（一六五二年）	一八一
五〇	清	赠安人显妣母李太君之墓碑	嘉庆十年（一八〇五年）	一八四
五一	清	重修固原州城碑记	嘉庆十五年（一八一〇年）	一八七
五二	清	旌表节妇王太岳母黄老太君墓志铭	道光八年（一八二八年）	一九〇
五三	清	商裕集益会重修东书房碑記	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年）	一九三
五四	清	皇清恩荣耆老韩公（世贵）焚券碑	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	一九五
五五	清	太学生云轩冯君（构堂）墓志铭	同治七年（一八六八年）	一九八
五六	清	（吴大澂）书三关口修路碑记	光緒元年—三年（一八七五年—一八七七年）	二〇二
五七	清	增修三关口车路记	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年）	二〇七
五八	清	三关口摩崖石刻——山水清音	道光二十九年（一八四九年）	二一〇
五九	清	三关口摩崖石刻——峭壁奔流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前）	二一一
六〇	清	三关口摩崖石刻——山光水韵	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年前）	二一二

# 固原文物考古与碑刻述略

冯国富（研究馆员）

古代的固原不仅是西北边陲军事要塞之地，拱卫着汉、唐古都长安，更是丝绸之路东段北道上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驿站。它自古以来就是边陲之要冲，塞上之咽喉，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悠久的历史，孕育了古原州灿烂的文化，历代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脍炙人口的碑刻诗篇。

本文就20世纪70年代以来，固原文物考古暨出土碑刻以及各县文博单位收藏的前秦（十六国）、北魏、西魏、北周、隋、唐、宋、元、明、清等各个历史时期的碑（砖、石）刻略作叙述，供学界参考。

[1] 杨宁国《宁夏彭阳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中国文物报》2003年6月13日;杨宁国《彭阳县文物志》,宁夏人民出版社,2003年。

[2]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国历史博物馆《宁夏海原县菜园村遗址、墓地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第9期;北京大学考古系、固原博物馆《宁夏隆德县黄河子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90年第4期;冯国富《固原地区古文化遗址和墓葬》,固原地区地方志办公室编《固原史地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0年;许成、董宏征《宁夏历史文物》,宁夏人民出版社,2006年。

[3] 罗丰、韩孔乐《宁夏固原近年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考古》1990年第5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彭堡子家庄春秋战国墓地》,《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吉县陈阳川春秋战国墓地发掘简报》,《宁夏考古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杨宁国、祁悦章《宁夏彭阳县近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考古》1999年第12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站《宁夏彭阳县张街村春秋战国墓地》,《考古》2002年第8期。

[4] 宁夏固原博物馆、中日原州联合考古队《原州古墓集成·北朝、隋唐时期的原州墓葬》,文物出版社,1999年4月;罗丰编著《固原南郊隋唐墓地》,文物出版社,1996年。

[5] 韩孔乐《固原发现二方西夏官印》,《宁夏文物》1986年总第1期;宁夏博物馆考古队《宁夏泾源宋墓出土一批精美砖雕》,《考古》1981年第3期;杨明、耿志强《西吉县西滩乡黑虎沟宋墓清理简报》,《宁夏文物》(试刊号)1986年总第1期。

[6] 许成、余军《六盘山成吉思汗行宫与安西王府》,《宁夏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固原县文物管理所《宁夏固原开城元代安西王府建筑遗址调查简报》,《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2000年第1期;固原市人民政府、宁夏社会科学院、中国元史学会、中国蒙古史学会主办“成吉思汗与六盘山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07年7月。

[7] 《明史·兵志》卷九十一、志六十七;《明史·王越列传》卷一百七十一、列传第五十九。

[8] (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五十八、五十九。

## 一、自然地理与人文环境

固原位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南部,地处东经 $105^{\circ}20' \sim 106^{\circ}58'$ ,北纬 $35^{\circ}14' \sim 36^{\circ}38'$ ,总面积11286.4平方公里。境内丘陵起伏,沟壑纵横,梁峁交错,属黄河中上游黄土丘陵沟壑区。地处陕、甘、宁三省区交会地带,东与甘肃镇原、环县接壤,南与甘肃平凉、华亭、庄浪等市县为界,西与甘肃会宁、静宁两县毗邻,北与宁夏海原、同心两县相连。市辖隆德、泾源、彭阳、西吉、原州4县1区。现有汉、回、东乡、满、壮、蒙古等12个民族。固原是回族聚居地区,截至2006年底,总人口1512268人,其中回族657938人,占总人口的43.51%。境域六盘山为主脉,纵贯南北全境,有黄土高原上的“绿岛”“湿岛”之称,是本地区天然次生林的主要生长区,动植物资源丰富,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泾河、清水河、葫芦河、茹河发源于此。

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舞台。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发祥地,位于黄河中上游的宁夏南部地区——固原,同样伴随华夏民族的进程而拉开历史活动的帷幕。据考古资料,远在3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就已留下了人类活动的足迹<sup>[1]</sup>;新石器时期,固原境内现存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石岭下、马家窑、半山类型)、齐家文化、菜园文化<sup>[2]</sup>等灿烂的原始文化;商周至秦汉时期,出现了北方草原游牧与中原农耕文化碰撞、融合的固原青铜文

化<sup>[3]</sup>；尤以北朝至隋唐时期中西结合的丝路文化，在我国古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sup>[4]</sup>；固原更是宋金、西夏对峙的古战场<sup>[5]</sup>；蒙元帝国前期的开成路安西王府，为蒙元帝国政治、军事中枢之一，蒙古灭金、攻取南宋的方略都是在这里议定的<sup>[6]</sup>；明清时期，固原为“九边重镇”之一，是延绥（榆林）、甘肃、宁夏三边总制（督）府驻地，“总陕西三边军务”<sup>[7]</sup>。特殊的地理位置，培育了特有的多源历史文化。在有史记载的数千年间，这里战事频繁，既有中央王朝政权和漠北少数民族的战争与和平，又有封建诸侯、军阀权贵之间的战争和战乱，更有各族军民反抗封建压迫与奴役剥削的起义、暴动和兵变。同时，由于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中西方文化在这里交融荟萃，伊斯兰文化源远流长。在中华民族悠悠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在祖国广袤神奇的大西部，固原像一颗璀璨的明珠，以其丰厚的文化积累和历史遗存，不时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成为西部一道亮丽的风景。

固原自古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先后有西戎（猃狁、义渠、乌氏）、匈奴、羌、鲜卑、敕勒、突厥、柔然、吐蕃、粟特、党项、女真、鞑靼、蒙古、回、满、汉等十多个民族在此生息繁衍，纵横驰骋，迁徙组合，辛勤劳作，为固原古代的经济、文化发展与社会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悠久的历史，淳朴的民风，优美的自然风光，深厚的文化积淀，在华夏民族的发展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这里地势高寒，地形复杂险要，古人云，“据八郡之肩背，绾三镇之要害”，“左控五原，右带兰会，黄流绕北，崆峒阻南，称为形胜”<sup>[8]</sup>，自古以来就是西北边陲军事重镇，历代兵家用武之地。在这里，曾上演了少数民族催马奋蹄、商业巨子“保比封君”、秦皇汉武边地巡幸、刘秀隗嚣陈兵鏖战、西夏北宋前沿对垒、成吉思汗六盘歇马、安西王府坐镇开城、三边总制驻节开府等众多历史活剧，更有萧关古道上难以散去的历史烟云、丝绸之路上络绎不绝的商队驼铃。在这块土地上，有过远古人类的生息繁衍，也有过无数次的战争云烟和多次的民族融合。

## 二、商周时期文物考古

西周墓葬及车马坑。固原县文物工作站（现宁夏固原博物馆）1981年4月发掘。墓葬及车马坑位于固原城西南7.5公里的固原县（今宁夏固原市原州区）中河乡孙家庄林场，属西周成、康王时期（约前11世纪～前771年）的墓葬和车马坑。墓葬1座，属中小型长方形土圹竖穴墓，葬式为仰身直肢葬，棺椁残痕之间发现麻织品痕迹。车马坑距墓葬西北约7米处，出土马骨架2具。出土有鼎、簋、戈、戟和车轴、车辖、车轘、銮铃、马镳、马衔、当卢以及方形圆形的泡饰等铜器200余件；骨马镳及其他饰件10余件；蚌饰、贝饰700余枚。<sup>[9]</sup>其中铜鼎通高26厘米，口径21.4厘米，腹深11.6厘米。圆弧形立耳，口沿外折，上腹一周饰有带状饕餮纹，下腹圆鼓，三柱足，三足上部均饰有饕餮纹。铜簋通高13.5厘米，口径19.7厘米，腹深10厘米。敛口，鼓腹，高圈足。腹中部两侧附半圆兽形耳，簋颈云雷纹上饰有带状兽面纹一周，圈足上部饰有一周带状夔纹。

尤其此墓出土的铜鼎、铜簋（各1件），是具有典型西周特征的青铜礼器，亦是商周时期著名的食用礼器，多用于宗庙祭祀和宴饮之中。在夏、商、周奴隶制社会时期，主臣等级有着鲜明的列鼎制度。据史载，鼎，始于远古，古之帝王常用铸鼎以收名德。黄帝铸三鼎，象征天、地、人。禹收九州之金铸大鼎九口，镌山川之形，铭九州之名。后世得天下者，方得九鼎。商周时期，鼎为祭祀之物，作为礼器与铜簋配用。按照礼制组合成列鼎，一般为九、七、五、三等四级，即“天子九鼎八簋，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

[9] 韩孔乐等《宁夏固原县西周墓清理简报》，《考古》1983年第11期。

[10] 罗丰、韩孔乐《宁夏固原近年发现的北方系青铜器》，《考古》1990年第5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固原杨郎青铜文化墓地》，《考古学报》1993年第1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宁夏彭堡子庄春秋战国墓地》，《考古学报》1995年第1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西吉县陈阳川春秋战国墓地发掘简报》，《宁夏考古文集》，宁夏人民出版社，1996年；杨宁国、祁悦章《宁夏彭阳县近年出土的北方系青铜器》，《考古》1999年第12期；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彭阳县文物站《宁夏彭阳县张街村春秋战国墓地》，《考古》2002年第8期。